知止堂集

全

宋欽字欽之號知止堂

肯以堂遺稿序

人固多屋頭之儒而世標準
者乞直觴之禍以勸之也我諸學
蓋罕有多實功程雖全之氏鮮
先哀之殊推此然南塗有肯以堂
宗先生之隱光郡處稱年厚而見人
之自發之重以是上合界之何其盛哉

余少時則仰我學者毋以文字雕句
之學雖在自其實之功處在文辭
者誦之書者先生及翁翁賢氏諸
不泉舞不之須袖一冊子以贈此
吾先祖遺文及襄集數之篇
得而以傳後而我序之余從受以年
業因仰之言而有從先之有意登人堂

歎哉斯集不文無序則人文無不
散沒則序從生文字發之固可祝
盖懶斗之以之叙而後盡然先生書之
以乃我學者以尔宗師作正威窮
念先生行業與日果之昭載　國
康呼人身自柳之陽鄭之遺蹟二子之儒
之醇文復之行録豈後收而能之

之雅筆等陰行闡幽先之第一又何爲至嘐嘐呼先生才華紛披過多去人貌者畫爲之易樣而章之象文章多年修事爲要觀之以序后先業上次發見以表章表見神名先之少備稿者有患歷試得有致學理之重量情付之儀張要者矣

德廣之 孫與禪字 賜寶之君
數字自我發之此乃人也然後成聖
可無丈人字年百有一翁之自號之
老空自為九界惡諸天是作人之號
字空之墨稿又從化字人為之四字可觀
是何德瓔而帶此字也然人也之
然界之今為游而將素手與字顯之

今活傳者爲之自今序之者乎謂
是固於務外從我先生了談今一
爲安有修舞差流風絡韻閑多
虞可不新書於同前事解想皇之
典冠又見懿治之無射當人而已論
之名乃定也有言記之尺前者多
吳生述作從盡其出其而傳於世也

從自無不析去存堂待為文耶
嗟余少子好生晚能無觀感之
今方舞光生生之為詩之役為梓
屬先生之文考又何有之意必能畢
其役我遂集稿為墨為之是亦
崇禎紀元後七丁亥年正月孟
夏嶧陽後人崔啓翁謹序

知止堂遺稿第一

二帝官天下賦 監試

天何心哉至公而已聖何心哉法乎天已天下公器匪一人之有私緬二帝之天下嘉二帝之無私想其放勳繼天天下雍熙君天下兮同人克欲傳於有德朱雖胤子作曰事乎傲虞舜雖側微乃溫恭以允塞何心於取舍視聖賢之如何舉天下而與人順天下之謳歌天與人歸曆數在躬迨耄耋之倦勤思以位而與人帝之子兮不肖緜之子兮克勤知不可以與子命伯禹以陟位茲二帝官天下蓋出於執中之腔裏天下天下之天下儘至公之神器大矣哉堯舜

之爲君豈有一毫之私意於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賢可禪也詎有拘於傳子子可繼也又何拘於傳賢二帝公而不我三王我而亦公或禪或繼其意則同何叔季之天下慨公道之淪沒以天下而養人天下爲之私物或補禪而或襲用以逞其奸亦天何三代以後一何堯舜之多也今天下亦古之天下何治亂之不一歟古道不可復芳竊獨慕乎唐之日月也

春秋義　春王正月　會試

所揭天時之首加之王而繼之以政敎之始者所以明其王者奉天時正五常以一統天下之義也此學

經之所以約其辭於正始而嚴其旨於首尾以垂經世之大法者乎蓋三會肇闢以來即有天人之道焉天有四時而始之以春月有十二而先之以正人物有萬而首之以王非春無以位四時非王無以統萬國而月正之建又王者發政施教之大端大本也然則春夏秋冬為天之經而春為夏秋冬之統曰子曰丑為月之紀而正月為建正之常故夏殷周之繼天立極也雖子丑寅之殊建而曰春曰王曰正月則周不能改乎商商不能改乎夏則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而一王之正法耳權衡天理終始天道筆削之華始於書王而春王正月大義存焉何言乎春

公羊傳曰歲之始也然則天時不可不先也王者法天道正天端之意於是焉可考乎何言乎王何休曰受命之元也然則天命之統不可不先也一天下無二王之義於是焉可見乎何言乎正月程子曰爲教之本也然則出治之原不可不先也建有極理萬邦之義於是焉可詳乎嗚呼周綱不紐王道衰微亂臣賊子接迹當時而三綱絶矣九法斁矣仲尼天理之所在斯文興喪撥亂反正不以爲己任伊誰可於是因魯舊史竊取其義立大本而經萬世筆之曰春王正月用天時而立義也存王道於既絶也正王法於既墜也其文則史其義則天子事也直先之以春而

紀之以王者所以明王者奉天時之義也經之以正月而首之以王者所以示人臣承王政之法也天理之大經於是乎立禮義之大宗於是乎正天下之大本於是乎各得其道其辭雖約而其義無窮故傳曰正月者大一統也董子又以大一統爲天地之常經然則春秋之二百四十二年其是非其褒貶之至公者天理本原則此聖人憂世作經之旨吁亦大矣哉謹義

漢江賦 上之下 漢城試

江漢爲南國之紀而河爲魏國之寶洞庭雄江南之勝赤壁擅江東之好惟此江兮亦擅名於東方源初發於山谷波流激蕩而舂撞洶流至於華陽澄深淵

廣而爲江幾年俟河淸之期秘形勝而不發適遇
聖祖之龍興爲洛邑之澗瀍祥烱兮靄〻瑞霧兮浮
浮溪萬族之紛紜控百川之奔流通四方之貢賦作
一國之襟喉商舡賈舶之往來漁人舟子之畢會壯
天造之湯池寶國家之所賴源遠而流長與國家同
其終始噫淩河洛者頌神禹之功涉灃水者念周德
之隆我瞻漢江盍歌吾　君之聖明歌曰朝宗于海
事大之誠兮不擇細流衆善之聚兮納汚藏疾包容
之度兮淵深洋溢至治之澤兮江兮江兮　聖人之
德兮

孫皓謝封歸命侯表 增光別試

往者不可及徒自獲戾於上天愛之欲其生遽令錫
爵於列土感恩則有反躬何要休念臣愚甚弄兵識
務擇木紀小與於江左久稽赤族之誅梗大化於域
中實有違命之罪方張天討之日更積鬼殛之究情
險同於留夷行侯三危之竄好生並於虞舜優賜五
等之榮夫何含璧之俘遂荷介圭之錫不念舊惡膚
貸萬死之身特私新恩復齒諸侯之列未有盖從之
效猥宥含垢之容拖紫綬而耀金章其可謂至德也
首白茅而熏黃土是以予衮衣兮授分逾涯銘骨圖
報伏遇皇帝陛下河海大度天地深仁推亡固存興
地既收於禹貢好生惡殺威儀復闕於漢朝此臣今

是而昨非許臣始迷而終悟遂令惡德濫及楚官臣敢不革去邪心服從善教體周雅之屛之翰綏蚑蚩未堪於負山祝聖人多壽多男庶葵藿倍殫於向日

萬世事業論 式年鄕畢

傳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夫以道化民吾知其三皇以德教民吾知其五帝以功及民吾知其三王以力服人吾知其五霸惟孔子則不可知不可知則聖之神者也苟覔其道者若譬天地之大覆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也昔者邵子論孔子之道曰萬世事業果何所見而名言之也蓋天下之事業不一而曰革不同焉有革而革者有革而因者有因而革者有因而因

若是謂皇帝王霸之道而其效也至於一世也十世
也百世也千世也惟孔子則生而知之無可無不可
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目也非徒目也可目則
目其章也非徒章也可章則章章之目之與時隨宜
通萬世而無弊使吾道之明如日月中天與天地相
為始終則可不為萬世之事業乎孟子曰自生民以
來未有夫子也又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者此也或曰
孔子生於周末有德無位所謂不世之謂也如非皇
帝王霸之命世也寧有事業之可稱乎是大不然詩
書禮樂非孔子刪定之事業乎易與春秋非孔子修
質之事業乎三綱五常制度文為非孔子目章之事

業乎是故先孔子之聖者非孔子無以明事業後孔子之聖者非孔子無以知事業也於戲昧谷寅餞之後若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唐虞三代以下若無孔子之大聖則萬古如長夜矣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韓愈氏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詎不信矣乎奈何後世之人徒知仲尼之為仲尼而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乎若邵子可謂善觀聖人者矣謹論

問人物善惡策 別試壯元

對愚聞源清則流澄表正則影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知其說者可與論治天下國家之道矣今

執事先生發策春圍問之以人物之善惡仍及我
朝之事其好善惡惡之心藹然於言表愚雖不敏其
敢默默竊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物之生衆
而或善或惡矣然而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善者常
少而不善常多是何多少之不同歟抑氣數有盛衰
而然歟人事有得失而然歟蓋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則惡者可化而爲善矣無不可爲之時則亂者可變
而爲治矣可爲善可爲治也審矣豈可委之於天地
之氣耶不必委之於天地之氣則聖人事也君子責
也豈不可謂之人事也哉請因明問所及而陳之大
凡人物之盈於天壤之間者總總也林林也其爲性

萬萬不同焉然人則通而物則塞人之惡者可化而物之惡者不可化也是故於草木則芳者自芳惡者自惡於禽獸則祥者自祥不祥者自爲不祥雖芳者不可使惡者爲芳雖祥者不可使不祥者爲祥則善少惡多固其宜矣雖委之於天地之氣可也至於人則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焉同受天地之氣以爲形焉豈必少小人多而君子少乎彼芝蘭也春桂也鸞鳳也騏驎也皆所謂祥瑞之物也蕭艾也荊棘也烏鳶也犬豕也皆所謂不祥之物也天地之生此物也必欲爲聖人之瑞故使之不常有於天下惟其不常有也以之爲祥瑞焉若常有於天下則豈必謂之祥

然祥者常少而不祥者常多其亦必然矣人之善惡
則異於是焉昔者堯舜率天下以仁則民從之桀紂
率天下以暴則民從之文武好善則民亦好善幽厲
好暴則民亦好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在上之人
化之如何耳豈可謂之君子必小而小人必多乎彼
桀紂之時比屋可誅則信乎君子少矣堯舜之朝比
屋可封則不可謂之君子必多也幽厲之世掊克盈
庭則信乎小人多矣文武之朝多士濟濟則亦不可
謂小人必少也非天地之氣獨清於此一時也由堯
舜文武化之得其道也非天地之氣獨濁於彼一時
也由桀紂幽厲化之失其道也三代以降若秦若漢

而唐而宋善人愈少憸人愈多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國忠林甫皆是奸雄之尤者也特甚於古之小人也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而有高祖之君則有蕭曹之相有光武之君則有寇鄧之輔有太宗則斯有房杜矣有玄宗則斯有姚宋矣若使漢之君盡如高祖光武之寬仁則其無蕭曹寇鄧之賢臣乎唐之君盡如太宗玄宗之英特則其無房杜姚宋之賢臣乎然則是可謂之君子必少乎昔之人有論魏武者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彼操之奸雄無異於斯高莽卓而楊李之徒猶且為治世之能臣則是故奸雄者亦足為治世之能臣矣人之可化而為

善者此也若趙宋之朝天下無事朝廷清明五星聚奎群賢迭出頗有以接乎道統之傳則治道可軼於唐虞矣當此之際君子多而小人少耳豈可謂之不能復古歟由玆覌之聖明之世非無小人而小人道消則皆將化之以為君子也必矣衰亂之時非無君子而君子道消則君子韜光晦迹焉一君子進則衆君子各以類進而君子多矣一小人進則衆小人各以類進而小人多矣君子多而天下治小人多而天下亂君子小人之多寡而天下之治亂係焉可不慎歟恭惟我 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登崇俊良拔除凶邪猶慮君子之不盡用則設薦擧之法以用之猶

憂小人之不盡去則亦嚴沙汰之令以去之其進賢
退邪之方誠無讓於唐虞三代之盛際也然而廉恥
之道喪奔競之風行眞僞相冒淑慝相混其故何哉
是宜勤執事之問也豈奸者似忠詐者似信求之於
毁譽則愛憎競進焉攷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焉其
辨之甚難也大抵然耳肆以君子不患於不去其邪
而患於不知其邪不患於不知其邪而患於不進君
子斯非務本底大項者乎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
則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擧伊尹則不仁者
遠矣所謂遠者非謂其遠去也人皆化而爲善不見
其爲不仁者則正若其遠去耳然則今之小人獨不可

化以為君子乎且英才俊乂其伏無盡振今之世擇
令之君子直而用之則廢官廢職雖曰不勘而寧有
不足於充位備員之患也耶邪者可使之為賢惡者
可使之為善則何有於曠官病民者也將見羊質虎
皮之輩皆化為賢類言渭行涇之徒皆變為善類君
子人歟君子人矣何慮乎魚目之混隋珠也何憂乎
蕪石之雜趙璧也朱夫子有言曰四海利害係斯民
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夫監司者守令
之綱朝廷者監司之領誠能在上之人端本清源然
後得其正耳愚前所謂源清則流澄表正則影直人
皆化而君子者是也若曰歸之於天地之氣數而不

容人爲於其間者非愚生之所敢知也管斑所窺畧

擧其梗謹對

知止堂遺稿第二

芝洞書室和金思齋示詩韻

斗屋蕭〻芝洞深有朋来自遠方尋談論易理鳶魚地妙契江山萬古心

元韻　金正國

爲愛先生德器深盡前元易幾窮尋閑中探得无中象酬酢方知體道心

幷閣草窩見安處士来訪贈五言一律

多君是我師渾厚自天資勉業心期大真源可致知

次韻　安處誠

南國有賢師規模後學資優游函丈處清意少人

知

觀水亭記

余平生所觀亭榭多矣地勢高爽山水環拱可以遠覽快心目者則有之矣若深山窮谷之中溪流曲折至林麓斷處渟泓演迤如江漢之深廣者則絶無焉余今幸得之豈非天慳地秘而後顯耶於是搆數間亭于川上盖取其近水而便於觀覽也余觀夫天心月到則金璧沉浮水面風来則羅縠生紋薄雨下晴則濃淡交映風恬浪靜則潛鱗可數而至於朝暉夕陰奇態萬狀此皆亭之勝槩也然外也觀其瀾而知其水之有本觀其清而洗其心之邪穢然後可謂之

觀水也吾子孫勉之哉詩曰
危構臨流夏亦寒老夫無日不憑欄旣專谷口雙溪
水羨龍門八節灘靜影沉光眞可樂晴粧雨抹景
堪觀千姿萬態渾迷眼要取清瀾洗我肝

敬次 并序

判書宋公為便養外補者數十年慈氏壽百一歲
而逝服闋還 朝公年已八十氷檗之操老而彌
篤 上甚嘉之特判銓部未幾引年求退於所居
一牛鳴得勝地臨溪築亭額曰觀水以示終焉之
計余亦有老母在金馬累乞骸骨未回 天聽今
者懇許来省公之令胤益勝氏時在樂安惠然

來訪因示公所自述長律一篇囑余和韻余自齠齔蒙公鑑賞奬譽過實平生樂慕而歆艶之旣未能退養桒梓甘心榮宦蒲不知止望公終始全節能無愧生於中耶謹賡高韻並述鄙懷以資閑中之一覽云　嘉靖十八年秋八月二十有一日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世子貳師晋山君蘇世讓書于退休堂詩曰

雙谷飛湍瀉碧寒青山斷處搆危欄練光滉瀁朝含日琴韻琮琤夜響灘跋石最宜秋後釣開窓政好靜中觀主人心地清如許不用臨池更洗肝

敬次 二首　　右議政洪彦弼 謚文僖

何處逃炎更避寒有生天地作籓欄百年身世回
浮梗千載光陰擲下灘幽賞久從方外得雅懷但
向靜中觀先生清德明於水何用臨池更洗肝
長思南畝壯多寒夢入鄉園着藥欄茅屋短簷同
廣廈石塘哀響當灼灘覺來客恨人誰解病後衰
容我自觀再拜老臣辭壯闕渥恩何啻沃心肝

敬次　　領府事柳溥謚安敏

惱殺世間熱幾寒歸來壯歲好憑欄跡高上下嚴
陵瀨名重低昂居易灘鏡面精神魚共樂金波彩
影月同觀主人心德清如水自有貪夫洗鼠肝

敬次　　左二相金安國謚文敬号慕齋

勁逵蒼松閱幾寒芬榮旅枕夢初欄開亭坐處偏
臨水扶策行時愛近灘耳會韶音聊寓聽心融道
體自眈觀人間百世誰堪代日向清冷照肺肝

敬次　禮曹判書成世昌 號遯齋

岸回窗抱野清寒白髮蒼顏靜倚欄自喜心源同
止水誰知世路有危灘天教壽域山川異入向名
途夢寐觀安得扶節漢上與與公相對說心肝

敬次　禮曹參判申光漢 號駱村 諡文簡

為愛江干草閣寒又供幽事更添欄官從白首辭
新命身向青山釣舊灘動處政須尼聖取盈時還
記子輿觀分明水鑑清無累自照何慙見肺肝

敬次　弘文校理金麟厚 號河西 謚文正

水氣淸泠夏尙寒主人無事獨憑欄先登自解臨
高岸勇退何難趁急灘孔聖德全山並樂蘇仙意
達月同觀軒楹洞豁空中闊俗子終須吐肺肝

敬次二首　弘文典翰林億齡 號石川

百年築僻野亭寒春水如今上石欄朝作名臣居
湖府暮爲漁父釣沙灘平生食蘗眞堪法餘事能
詩亦可觀我本年來慵病甚欲隨夫子滌塵肝

霜鬢雪髮照人寒徙倚晴川夕照欄吟罷閑雲生
遠岫醒甘踈雨響高灘迷塗鄉似回車返當局何
如袖手觀野蕨山薇今政歟村盤肯歎食無肝

敬次　前奉禮李文楗 號休叟

亭下清溪照膽寒晩年頤養愛憑欄優容欲似波涵影勇往當如瀨赴灘不息天機閑裡覺無窮物理靜中觀逍遙剩得吾眞樂塵穢何曾惱肺肝

敬次　吏曹參議朴祐 號六峯

山含雲影入簾寒無限清陰月與欄風約浪花猶近檻日斜沙鳥共眠灘渚烟沽水眞堪畫茶譜方書又喜觀謝病解官幽賞地題詩暫借雪塵肝

敬次　侍講院輔德羅世纘 號松齋

參差綠影鏡奩寒杳面東坡上小欄其壁幾思童子水此亭今作老臣灘天扶德業能神退地秘[illegible]

區盡異觀江海元無廊廟隔晴波朗月照忠肝

謹次　門人禮曹正郎梁彭孫號學圃

翠壁盤回水鏡寒當流亭子聳雕欄風吹細浪魚
成隊鵠蹴清波雪漾灘白〻山雲幽更縹雙〻歸
鳥暮無觀仁居智樂公能了昏醉榮名揔鼠肝
遠〻源川漾玉寒瀴〻流注入亭欄秋光颯爽清
波月雲影嬋娟白鷺灘幽興每仍閒處熟澄瀾聊
着靜中觀名成勇退如公少贏取氷操濯肺肝

謹次　門人弘文副修撰安處誠

弄琴鳴玉水聲寒爽骨清魂倚此欄八耋乞骸蹤
廣野一絲扶鼎子陵灘題名孰愧韋公賭有街[illegible]

知孟氏觀心照碧波之照我先生端合伯夷肝

謹次　門人弘文應敎宋純號企村又號俛仰

畫閣玲瓏俯碧寒每憐澄淨獨憑欄涵秋洗鏡開
平鋪噴雪晴雷下急灘皎潔此心曾合契淵源一
旅也冥觀百年交養知如許氷玉崢嶸照肺肝

敬次　同知鄭士龍號湖陰

又辭榮禄爲盟寒魚鳥欣近繞藥欄䟽傅出都頌
祖席子陵歸釣有烟灘以廉養志皆真樂歎遊臨
流極靜觀撰屨何時濠上去惠施冥趣照心肝

敬次　弘文副應敎吳謙

亭臨幽磵水光寒爲愛清澄獨倚欄尙有憂邦文

正志初非忘世子陵灘期耄壽自閑中得知足心
從靜裡觀千載聞風猶激懦餘波分與洗塵肝

敬次　内宰判官姜終壽

鄉月光臨巃上寒溪雲猶愛宿朱欄已將勳業歸
青史却把簪龜老碧灘清操難於今世得高標端
合古人觀欲傳勝事須詩句愧我曾無錦繡肝

敬次　前水原郡守鄭希弘

巋亭蕭奨挹溪寒杖屨逍遥更倚欄紫鳳政須招
舊老白鷗還欲下前灘水哉有本閑中得逝者如
斯靜裡觀愧我滿腔塵未洗願從夫子雪心肝

敬次三首　羅州牧使金益脩

吾公性度好清寒乞老歸來卧竹欄更起危亭依
絶岸每臨幽磵聽鳴灘本心已自盈時得至理頓
於動處觀歲晩相親真不令多慚氷玉照塵肝
數間精搆俯紺寒政合幽人獨倚欄秋葉露浣丹
似渥晴川水落淺成灘淵源自與高情愜至絜鄒
容俗眼觀為乞先生分斗碧夜深花月洗心肝
觀水亭前雪色寒先生今日許凭欄山頭旭〻迎
新景氷下瀧〻聽石灘赤葉黄花違宿約青松緑
竹政堪觀郍時不得相追侍徒使吾誠記肺肝

㫆言未遂賞秋之約而
冬日亦有可觀之勝矣

敬次　潭陽府使盧克昌

深秋爽氣襲人寒撥剌游鱗拂玉欄已見里門道德榜還隨別禁富春灘歸來自足風雩詠逝者應爲智者觀自是高標清配水澹然相對照心肝

敬次　　淺長縣監柳泗

鵁盟晲日未宜寒斷石臨流起曲欄山勢任形高下影魚群得計淺深灘一竿正落調元手萬象全輸博物觀行道蓀真俱不貢更緣何事熱心肝

敬次　　大司成鄭順朋

蕭洒幽亭近水寒常着碧色射危欄橫吹雪沫風搖浪亂碎金鱗日照灘宮傚每從空裏聽鳶魚時向靜中觀悠然自愛清如許長得披襟更滌肝

梅壑徐公鳳翎欲削其詩而 明齋先生曰乙巳以前其惡未著何嫌此詩乎云故仍存焉

伏次子都事益憬

山舍爽氣水舍寒都入溪亭繞曲欄散百東坡搖
寶鏡成三太白動清灘錦鱗游泳真堪賞雲影徘
徊亦可觀仰讀家君詩與記凛然庭訓合銘肝

記行錄

嘉靖十九年辛丑元日道伯使審藥奉 諭旨書狀
而來拜跪而見之則乃除為議政府左參賛斯速乘
馹上來之 命也陛擢之 恩出於望外第不勝惶
感自度衰老之身不能遠赴而竊念 天恩罔極報
效無由惟扶老上去肅謝而還差可少酬而盡臣子

之分也於是治任將發適春寒太甚至二十日始啓
行飮餞于黃龍野冒雪宿長城府翌日至片邑則申
兵使王衡金古阜守濬亦来相候矣翌朝趙泰仁文
宿金溝則金堤倅鄭世臣萬頃令李孝完亦来翌日
行至㕘禮川邊則子益㦒自樂安任所来謁于道左
随行入鄭亭與新兵使李夢獜相會矣至益山訪蘇
相世讓於本宅仍留宿公舘翌日歷礪山秣馬于川
上至恩津而宿縣監韓善以護送差員随行翌日宿
尼山翌日宿公州翌日宿全義邂逅金副正瑞星宋
僉正世珩蘇尉可勝翌日歷天安晝飯于中路供億
頗精當夕宿稷山翌日宿振威翌日宿龍仁二月初

言入京城翌朝詣 闕謝 恩旋卽乞骸 上敎之
曰卿之清德與年俱邃予甚嘉之故除卿本職勿辭
姑留又 命賜酒於慶會樓南門感 恩之至不敢
更辭而退居數日患泄痢至十四日始赴都堂之會
厥後又以下痞在告踰旬口焦脣燥飮食不甘惟飮
醍酪桃仁荠粥以此精神氣力漸至澌盡每有辭職
之志而未果適聞老病沙汰之令乃謂人曰 朝廷
之中老病不治事者非我伊誰吾之辭退此其時也
卽寫陳情之辭數幅藏之至十六日扶病詣 闕先
進政院時連日不能食一匙飯仍此氣乏不敢陳白
只以所寫陳情之辭授承傳以達 天意有難知而

前一豪 允則吾之幸也假或不允姑待病愈更
辭爲計而趍進 內殿之除不無顚仆之虞且口焦
唇燥將何以供對耶慮之至此罔知攸措忽聞 上
已坐便殿不得已隨承宣扶入於 御榻之前則因
諭許可之意 天語溫而不厲還 啓曰小臣耳
聾不能詳聞 啓之至再 上使兒注書記事之草
然後畧知大槩其辭曰近來貪風日滋廉恥道喪除
卿本職欲爲表則而今見卿陳情之辭悲切故黽勉
從之云云覽訖退伏西扁心神恍惚如醉如夢不能
啓一言而退比還旅寓勞憊益甚僵臥房中元氣
堇如一髮無計生全忽聞有 下諭本道給食物與

米豆四十斛之 命聖恩稠疊禮當即謝而病未能
進經旬後沉痾漸去稍知食味至四月十一日臨發
下直于光化門外兼達謝箋 上為遣注書諭之曰
卿之箋辭覽之已詳勿謝此亦慰諭之 教案幸無
比待司謁出來依禮內 闕四拜感淚自出觀者如
雲遂乘肩輿由東大門出南伐原則三公與二相三
宰先到以待矣先是政府堂上非得 上旨則不得
出都門故三公預令舍人進政院以門外餞別事
啓禀 上許之時適久旱方嚴酒禁只以白飯牛頭
餞之牛頭即祈雨祭餘腊也食訖拜別歷入成均館
帳幕則二相今安國三宰權撥刑曹判書柳仁淑許

[illegible]戶曹參議張繼孫成洪德實皆不期來會各飲一盃而別又歷吏曹帳幕行近漢江則日已午矣兩湖朝士畢會各飲一盃比至江頭則舍人司已設帳幕於船上名花畢集歌管填咽舍人宋瓚壽金魯撿詳羅澈次第行酒先生參席者曹昌寧繼商權判事應挺而已傍近一船朝士皆會問之則乃鄭左尹萬鍾曹副正禧宗應教世琦尹正郎彌李奉禮文楗輩也日已傾西移船相近各飲一盃遂告別暨至沙平則宗親春陽令與別坐李承祥習讀金瑞雲等亦來餞行至果川而宿翌日到水原則京畿監司李若冰會話予走蓮臺絃歌遊作酒行無筭使相慇懃之意可

捌也都事韓峙亦與焉翌朝監司直至寢房從容叙
別日晏而行宿醒未解歷到振威而宿翌日宿稷山
翌日宿全義十六日至公州錦江則忠淸監司權應
昌預設都事白仁賢迎慰于江上望見彩鷁橫江兩
旁各繫小艇皆設帳幕紅粉四五隊列坐江頭矣是
時予蓋慓自樂安來比登船上都事入謁遂與對坐
俄進酒饌觥籌交錯衆樂畢陳角妓十餘戴花冠相
對而舞殆若神仙焉叅席者本州判官及成擢始與
察訪與樂安令而已酒半有尺魚躍入舟中撥剌席
上特一奇事也即令還放則橫卧水面若半死然此
大獨傷所致不得已就烹何恨如斯酒闌日沉光起

於寢有數十妓各執樂器跨馬前馳蓋都事娛賓之術也乃痛止之翌朝飲餞于大廳而別至尼山而宿翌日由恩津而西點心于中央縣監出待以豊饌矣歷龍安至咸悅聞監司來仍宿以邀之翌朝監司與都事果有趁期亦優禮供而一言之發皆出底心上又使縣監陪行當午至臨陂而宿翌日至新倉津頭登樓駐飯縣令金錫洪進餞歷鷰項至扶安縣食飲夬時有捫腹之歎翌日冒曉而行遇兵使于路古阜倅亦來與叙暄凉班荊酬酢而宿興德翌日至高敞日未午要除路困從容休憩翌日乃念二也當由徑路而渉險還家故舍肩輿跨騾馬行至茂長之境縣

監司出待供帳甚盛矣踰嶺而至耳巖川邑鄉族畢會
各携酒果迓慰至船防山禁處遙望先壠而拜迤邐到
觀水亭小歇及到家則稚子候門僮僕歡迎其喜慶
爲如何哉八十三歲翁千里跋涉無事生還亦一大
幸故畧記顚末云

東大門外祀金慕齋祖帳詩韻

交游半世同師學出仕平生共寵榮群哲盈朝吾獨
去東門可愧二疏名

元韻　　　　　　　　　　　　　金安國

接畫屛恩眞出異傾朝祖餞更爲榮淸風不用慿
圖描百世爭聞汗簡名

次宋掌令純別章

君有尊師我族親好將詩酒樂餘春心談此日相虔

受貺節猶期德業新

耆英亭宴時記

余年八十有五老病交侵死亡無日曾是不意去七月七日政以 特旨陞崇政大夫又於二十六日政釋判中樞惶懼感激圖報無地時監司宋眉叟行仁政尤善於養老矣聞我特蒙 寵恩喜我別賜 褒命欲開宴席以賀之預令羅牧若本倅同往森溪地卜筭宴享之所蓋為公私舍館狹隘難便於大設也兩邑官負以使相之令一時馳到果於觀水亭南邊

得可宴之場山回谷轉地勢夷曠上可坐數百人俯挹清流可以手掬其勝狀也亭既告成監司以二十七日自琢原直到觀水亭與我相見翌日邀我於新亭克設宴禮近邑守宰十人亦與焉羅州牧曹侯禧掌禮其儀容之盛饌品之豐曠世所無也酬酢揖讓一依漢禮傳杯進饌皆以官貟任之諸邑妓工但奏樂而已環亭而觀聽者亦不知其幾千人焉飲禮已畢監司命重開宴席別致慇懃之意觥籌交錯衆樂迭奏先之以定業之曲鄉樂如處容之舞觀音之贊抛球之伎發棹之歌凡可以悅耳目者無不畢陳與衆共樂極歡而罷不覺金烏示西匿此窮鄉僻巷千

古所未聞之盛事也先生年垂九十特荷 聖上之
恩道主宋相國祗承 聖眷以赤心待之又以耆英
名斯亭繼賦七言一律俾揭于楣上要待後之人觀
覽則真一大幸也故記其事以貽吾子孫也 嘉靖
癸卯九月初吉稿 時都事高雲 本倅徐君緯

千古湖南閣幾侯相公治化自身修一心寧有二三
德百廢俱興五十州異日難忘今日會他年可想是
年秋箇中何事堪惆悵最恨鄭公挽不留

次韻 監司宋麟壽 諡文正 號圭菴

湖海維靈有我侯一坐冰蘗苦清修 圭恩稠疊
連褒賞孝意純深數乞州架插二三千卷帙年高

八十六春秋者英亭上成佳會移入冊青萬世留

家訓 八十七歲

予朱子有詩云萬事不求忠孝外夫人之為人只在忠孝而已則凡動靜云為之際事之上萬殊一統者不外乎忠孝二字矣何者博學慎思節儉寡慾是忠孝之人也閑邪存誠立己濟物亦忠孝之人也至於敦睦善俗篤信經世何莫非忠孝中出來則忠孝然後吾必謂之人矣嗚呼人而不孝人耶人而不忠人耶孝不孝忠不忠顧其人之人不人如何耳念我子孫敬哉戒哉　嘉靖二十三年乙巳正月既望老翁書屛

閒公拂袖感行休應悟迷塗欲避愁何幸方今逢 公[illegible]九歲

聖代肯將吾道付滄洲要須言志兼風詠且莫婁心

任去留追和老奄小女韵恐君皮裡有春秋

伏足上韵敢題一般　子判官益憬

既成春服興難休風詠而歸可散愁如帶清江横

曠野割霞孤鶩落長洲自衛徇俗柜中若安得逃

身物外留林下無人曾有恨此間雙鬢已驚秋

嘉靖二十五年丁未春稿

兵馬節度使李公墓碣銘

公姓李諱瀜宗光州著姓考諱時止　贈嘉善大夫

戶曹參判祖諱校　贈通政大夫工曹參議曾祖諱
順　贈通訓大夫司饔正皆以公貴推　恩也時止
公娶將軍盧濟女生　公公生而異秀器宇弘深狀貌
瓌偉既精武藝且談文理歲丙申中武科己亥擢重
試歷官內外皆有教己酉除龍川郡守癸丑除鐵山
郡守丁巳超陞折衝滿浦僉使節制使其丙寅除昌
城府使己巳除全羅兵使癸未除忠清水使其後歷
長興長湍順天三大府所至皆有成績公以年老退
居靈光森溪之舊廬廷議優之辛卯秋特陞嘉善
金拱帶游衍自由絲管觥觴不離於側脩然有古人
風癸巳七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三同年十月初

九日葬于佛巖山坪坐艮向之原同月二十五日
上遣民禮曹正郞琴椅 賜祭之命後曾孫榮公娶
晉州鄭氏生三男二女長女適生員朴蘭孫生一女
適生員崔孝仲長子元純禦侮將軍南桃淵翁娶
金氏生一男二女男曰榮白次子元純次子元徽中
己卯生員壯元連捷魁科授翰林孫先公亡翰林娶吳
氏生二男二女男曰還白遂白萬二女適進士崔鶴
岭公繼室[illegible]氏生男元經娶金氏生二女噫公家無
孚畜可知居官之清閨門肅穆可知治家之嚴鄕黨
悅服可知待人之化德厚流光子孫繩繩公之福盖
未艾也 嘉靖十三年甲午二月日嘉善大夫行全

羅道觀察使宋欽謹誌

解頤録

南州有半剌者其言僞行怪外若儉素内實貪吝上官與己合者則事之如父兄病簡者則陽爲尊奉以實忌嫉焉一牧使性本簡約到任二年爲監司所忤即賦歸去半剌喜形於色畧無勸留之心還設東門外之祖餞而自是獨擅一州之權凡致子女金帛無不如意終嘗新牧使來到與半剌氣合除役而前官制度悉更措置民不勝煩苛伊時新牧眷率來到也半剌使其妻妾出迎於中途此前古所未有之事也以是兩衙音問不絶有時各携妻妾會于客舍樓上

竟夕極歡管絃喧咽一邑動擾如此者數矣無知蚩氓瞻望咨嗟而有識者咸曰近年以來水旱相仍飢饉荐臻官貧耽樂猶且不可況衙眷屢出公館遊戲無度耶蓋半刺初雖喜得其上官久乃厭其太煩末幾陽墮牀下足病而歸牧使亦被臺彈罷去歟後半刺語人曰吾閱上官多矣簡者雖名不快豁而官無弊歛無怨下官亦蒙其德煩者雖有一時之快豁凡應接之擾供饌之費下官實難堪當古人云君子交淡若水小人交甘如醴非但可施朋友至於上下官亦如矣聞者信其半刺之悔悟也世之官人盍戒于茲戒哉戒哉

有一老斯文出倅南州有二孽妾各有子隨至任所
父皆鍾愛常占營産之謀遂使二子要索請謁分日
攫利凡田民之訟不問曲直黜着齎賄之多少衙門
如市屢矣一日一子告予父曰某品官欲監納米穀
倘獲所願當以某所在好田地將與之云欲立家産
捨此何爲父領之卽令監納數月之間所得米穀幾
至百餘斛自以遂計豈料螗蜋謀之一日又一子請
間曰某品官有良馬價直五百疋倘爲還上監考則
必以償之云此馬射場獨步欲試爲司僕之才不可
失也前者侵田之子從旁爭之曰某人艱得監官未
滿一年遽見它人所奪其不寃乎兄弟相鬨父斷之

曰嗚噓之患貴乎均一其人喫利倍徙可使馬主代
之即日改差則前監考退謂人曰祖上傳來數十頃
良田一朝妄與衙童者豈爲數月監考而止哉聞者
鄙之世之官人作鑑于此

海陽有一年少者朱愚且狂目不知書也一日忽起
求官之念而時值農月不計炎程促治行裝急抵洛
卽趨謁于族親韓相國致亨韓相怪而問曰汝之遠
來志欲何爲荅曰欲做好官韓相曰何等好官曰吾
於居鄕時所觀別星多矣未有若節度使首領官之
華顯也二者不可得雖姑爲首領是吾志也韓相掩
口捧腹督令還歸吾甚矣人之官欲無恥皆然何獨

責於愚狂年少乎惟彼起等者亦不知昏夜乞憐之恥豈勝駭憤也哉右解順錄即勉已警人之譲則可亦手来者而曽失於兵禍已此三篇寄遺於家狀中識恨其不全也

次題山陽東軒

富庶知何代清貧此一時視民猶保子爲政可觀兹
地僻朋來少天長鴈到遲題詩人莫笑沒字未爲碑

次題山陽館

三載登樓一赤闌心勞政拙不如還愁深宦海風波惡
夢繞江村泉石間荏苒光陰雙轂轉倥偬簿領二毛斑
先生言景我言志今古何須一樣看

次題箕城東軒

辭職南來卧海邉光陰容易擲青年肥甘難繼堂
堂下魂夢還吾王陛前心戀何嫌一身屈詩成敢望
萬人傳如今謬入龍門上自詑吾生亦友賢

次題綾城鳳棲樓

勝地聊偷半日閑倦遊隨處可怡顏黃花白酒濃秋興細雨斜風作暮寒簾捲東南山似錦月出樓階客憑欄使君殊重開青眼懷抱何為不自寬

次題興城亭閣

少小曾踏太華峯白頭豪氣尚生風幾年奔走紅塵裡今日留連畫閣中飛棟浦雲朝靄靄捲簾山雨晚濛濛使君游刃無難事為政方知在變通

次題山陽列仙樓

推摘不去已三載誰肯挽留如鄧攸喜喜心同手義故登臨賦與仲宣樓倭奴負德熊川上大將屯兵[illegible][illegible]

頭白佐勞心還自觧君恩報了始閑遊

又

崒搆凌霄危百尺高明不合俗人居凉生礫石流金際
興入吟風咏月初北海閑愁付杯酒東坡歸計墮空虛
登樓每讀楊原句撚斷髭鬚媿不如

次題山陽東軒

壁上題詩儘巨公謾將名姓間豪雄青衫烏帽宦情薄
白石清泉歸意濃舊館蕭條經幾歲新樓迢遞插空
中龍鍾數載成何事留犢懸魚媿古風

高臺山日遠
待來人滿座
新開花正發
去後九

中廟朝賜表裏教旨五度

諭順天府使宋欽開坼

嘉爾清白卓爾特賜鄉表裏一襲爾其領受事 正

德六年七月十三日左承 旨沈次知

問鄉表裏之義芝湖李爺選答曰自上褒賞之際以我國緋段備給朝衣表裏之具則遂下渊字即我國緋段之謂也

諭礪山郡守宋欽開坼

嘉爾清白卓爾特賜鄉表裏一襲爾其領受事 正

德十年二月十七日左承 旨李次知

諭全州府尹宋欽開坼

嘉爾清白卓爾特賜鄉表裏一襲爾其領受事 嘉
靖二年十月十三日左承 旨趙次知

諭羅州牧使宋欽開折
今仍觀察使李思鈞所啓知爾自爲光州時薄賦慎
刑廉謹已著民有去後之思予甚嘉之賜鄉表裏一
襲以示褒奬之意爾其體予至懷終始不渝故諭
嘉靖六年九月初十日

諭潭陽府使宋欽開折
今仍觀察使趙邦彦所啓知爾清白勤謹人民安業
予甚嘉之特賜表裏一襲以示褒奬之意爾其體予
至懷終始不渝故諭 嘉靖九年六月十五日

陞嘉善諭旨

諭長興府使宋欽開坼

爾有清白之行操履簡約自少至老如一不變故朝議咸薦予甚嘉尚特賜嘉善以示勸礪廉恥之意今者農務方殷勿爲上來謝恩事　嘉靖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全羅觀察使諭旨

王若曰人君不可獨理賴臣隣之輔夾上情難於下究資屏翰之宣丞苟臨民之非人奚王澤之下及故虞有岳牧之職周置侯伯之任茲皆宣上德而達下情抑亦觀民政而察風謡任既重矣責豈輕乎顧予

朕末之質纘承鴻休之基兢惕圖治夙夜未遑宵旰二十年餘化未孚於遐邇旱暵五六載間歲已極於凶荒民有阻飢之厄野多愁歎之聲是雖由寡德之攸致亦豈非宣化之不稱僉惟全羅之一道實是南方之巨藩地大而物重事煩而務殷貧弱者無立錐之地豪猾者有連阡之田苟澄清不得其人寧保豐能盡其術惟卿性尚清簡志裁煩冗曾守數郡盡心撫字蔚有聲績今委一道生民休戚寧可少忽式振威聲黜貪夫之蠹國戴懸心鑑旌廉吏之奉公克刻偷靡之末風毋拘因循之故習繫大辟稟予裁決自道訓任卿處分於戲寄卿專而眷卿至既分九重之

及僉子言而副予望寔盡一方之責故勸敎示意云
知悉　嘉靖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辭職狀　批答

方面任重不可輕易遞差是在果卿母時年九十九
乞解侍養爲良結辭意懇迫大關孝理特允所請本
職遞差爲去乎卿其知悉　嘉靖十三年二月十日

本道監司處　諭旨

右副承　旨書狀內近來廉恥道喪貪風日滋民之
憔悴專由守令之侵漁故貶黜之事再三下諭矣然
守令察訪僉使萬戶中奉公淸謹撫恤軍民者亦豈
無之其實跡高下俱錄以聞則當擧褒典以示勸勵

之意為乎乙事是乎等以卿其備細聞見書啓為乎矣前判書宋欽清簡老猶不改上下皆知但帶宰相之職而退居外方不當故已令遞職矣食物則連續題給以示嘉奬之意　嘉靖十七年己亥九月二十六日

明廟朝遣禮官祭文 禮官正郎李瑛

惟卿性本温醇行篤簡潔處己無枉裕以學術早捷科第歷敭清華所履職舉美聞弘多歷事　累朝聲悃補闕置諸卿相儀冑鵷列瞻望白雲邈阻海隅愛日心長屢乞南符樂在眷恋老而不渝皓髮斑衣璧書卿著篤還朝未幾竟遯荒野徵而不起頤神深閑[illegible]

嘉善處擢陞崇班年高耄耋望隆經濟予擬蓍龜叢冀
導不遠天胡不慭奄埶寃寥聞訃以來靡堪悼惜茲
遣禮官遥奠泂酌神其不昧庶幾來格

知止堂遺事

安貞敏瑭判銓時建議 啓曰明經術有行義之儒
不可以拘循資級例調一命請擢不次獎礪士林當
時聞望之士趙光祖金湜朴薰號江特除六品職金
安國金淨宋欽潘碩枰樞判亦請薦擢皆賢大夫也見己
卯賢錄
崔盎齋淑生時爲都憲上劄請罷請白吏 上命三公六
卿各薦其人工曹判書安瑭 啓曰在官之人則宋

欽朴祥爲最宜加褒獎吏曹判書安瑭又以宋欽金淨啓達 上命兩人不計仕滿臺諫侍從隨闕擬望以示嘉賞右見政院甲戌日記

全羅監司金瑭以礪山郡守宋欽長興府使金延壽潭陽府使朴祥廉謹奉公馳 啓右見政院丙子日記

政院吏曹同議抄選清白吏前監司宋欽與擬詳李彦迪等五人俱與焉 上命加嘉義階宋欽詣 闕謝 恩從仕五月以左尹上疏陳情辭職 上特許之右見政院戊戌日記

戊子十月承 旨宋欽上疏大槩本以遠方寒士成廟朝登第歷仕侍從臺諫以老母在堂不忍遠離

前後呈辭七度 右亦政院日記

辛丑四月左叅贊宋欽辭劄大槩臣之殘骸餘喘不保朝暮之狀前旣屢煩章奏不敢復有覼縷而乃於入謝之日特被晉接之 命仰瞻 天顔得聞 玉音加以 榮錫需雲渥沾湛露感懼交并惝恍難狀自度此生糜身粉骨實無圖報將以銘肝鏤肺只期重泉之結草而已況且 特許畢命田廬使草芥昆虫之微得以隨分自養於生成之 大德拜辭 門外涕淚迸泉之至 右亦政院日記

嘉靖壬辰 中廟教政府曰廷臣有淸節素著至老不變爲衆所信服者啓之以叅贊趙元紀 謚文節公 對

命超階崇政盖元紀居官廉潔官騶及白直堂封之
餘必先周姊妹以及門黨之孤寡自奉甚薄晏如也
其陞嘉善資憲亦皆以清白褒之也當時宋參判欽
以清素恬退與元紀齊名累階一品（右見東閣雜記 又見國朝寶鑑）
命世書行乎世即判府事宋欽所製也（右見芝峯類說）
一代文人志行之士甚毀而判府事宋欽為世所推
重（右亦芝峯類說）

許草堂曄曰崔應教溥（錦南）羅州人也宋正字欽靈光
人也同時（成廟朝）玉堂俱受由下鄉相距十五里一日
正字訪應教於家語間應教曰君騎何馬來耶正字
曰騶也應教曰 國之所賜止于君家自君家至吾

家乃私行也何至棄野耶應教歸 朝即 啓此意罷之正字秉辭於應教則曰若君年少輩後當操心可也正字曰是教也蓋 祖宗朝士大夫奉法朋友間勸礪服義於此可以想見也 右見前言往行錄

錦南集曰錦南崔公嘗被戊午史禍謫端川至甲子燕山將按律拿來也宋公欽要於路問曰若至不幸則有何餘憾耶公答曰父母山所在務安石物未克營立且末女未及成婚此爲遺恨宋公答曰此則吾當奉以周旋其後宋公爲湖南伯爲之立石墓所女婚則與金應教自修之子雱定行人皆韙之 錦南崔公居在羅州城中宋公居在靈光森溪相距五十里也十五二字恐當上下云

崔處士彙曰知止堂宋先生以淸介賢名取重於當世 右見企村行錄中

企村遺稿曰嘗作孝思堂于先人舊基宗丈判中樞宋公作記曰欽之曾祖某公之高祖希璟號老松堂之弟也欽謬陞一品追贈三世希璟顯職之後三世不達公亦以顯職追贈二品可謂孝思也已且公考嘗痛少孤失業公承其志得 君揚名與我同被 國恩公年益猶芳宅月旃訑詎可涯涘欽則時年八十九更復何望云 退溪李先生書于吏曹參判宋公麒墓碣曰公之系派宋判書欽之孝思堂記乃備焉 孝思

堂記知止堂本孫既失於兵燹並封子孫亦失於兵燹故未由得稽全篇此亦一大恨也

宗修撰純次宗奉事益忭餞別詩曰先祖積德久下徵新平緒業傳何遽大人清直鎮汚世風聲高邁遠青霄勤理三年領晋府民俗但知歌舜堯聯派小子仰餘化不見一塵留清瑶雖將末命繼後先無異燕雀鳴喁噍敦親厚意只獨知不受外謗紛喧囂吾門終始仰高山咸頌壽福遐且遼況君才兼文武義萬斛智慮登 明朝將相無種可相勉片心共指雲外鵬云云又註其下曰是時奉事尊大人同知令監知潭陽府治以同宗睦愛最深故語全及之矣蓋同知公與先君同高祖而門祚不替同知公得繼餘緒歷

敬清要余亦幸登科筹出入顯列謂是祖先黙佑之致常加教育無異親子弟而同知公自少至老只以清白自持一代士林咸尊尚之 右見企村遺稿

辛省齋應純曰判府事宋欽號觀瀾貫新平可元之子也爲已卯士類所推許及士禍起竟見斁責允爲邑宰盡心供職廉潔罕比前後表裏不知其幾至錄清白吏及退老自 朝廷擇耆英亭令方伯連續設宴其 累朝奬眷如此清修引年優游於山水間日以涵泳自娛至八十喪母猶執喪禮廬居墓側每臨饌器處用肉汁必審視然後乃進 右見善行錄

孝憲公與金司諫崇祖少時同甑山川歷遍闕東自

楓嶽至松京點契千古指點物色之際有十數官人會飲于山頂從者織路暴令禁馬仍使捉來二公知其不可脫停鞭進前則在座皆士大夫也責以騎擁欲困侵二公曰吾輩乃湖南寒蹤也遠聯迢遞周覽勝區豈意墮入厄境耶大夫曰君等能解文字乎呼韻輒應則不但免罰可與吾遊也於是四韻字〻旋〻續呼而二公輒足應聲矣其詩曰春風匹馬松都路訪古行人意甚閑添水至今鳴磵谷浮雲依舊鎖峯巒千年城郭夕陽外一代衣冠春夢間迹事悠〻何處問故墓無主野花斑上三句司諫公之作下一句孝憲公之作也大夫相顧歎賞欣然迎坐打酒甚

歆有若素交焉 右金斯文弘光金叅奉敎光等家傳筆話

知止先生為人篤實通明謹厚周詳儀觀甚偉德宇宏深溫恭柔色純至孝誠忠恕寡欲振起頹俗累宰雄府秋毫不犯滿橐之外克旣飢寒而遞歸之日行李蕭然清風洒世懿範立懦為搢紳之所矜式至於自任則以黜邪說扶正道為之本家政則明倫理篤恩愛為之主平生尊功義易其乇而透得消長真知屈伸隨時見幾又莫及焉飽飫經史旁通百家所著疏劄等章若表策等麗藻不為不多而壬丁之亂旣盡散亡無餘實不勝夏杞無徵之慨也 右梅壑徐公書拉命

賢別後

則稱尹先生曰知止堂早擅盛名歷事 累朝內外
乙卯又遭乙巳前後榮辱終始脫避則非但出處之
可尚而靈光郡地古來賢大夫先此丈之三達尊者
未有生矣右命賢壬帖冬劉記
孝憲公蘇山朝點爲南原教授時與巡撫御史會宴
于丑川亭御史先示聯句曰川上亭名曾揭丑孝憲
公輒對曰入間離恨自生寅右家狀
孝憲公蘇山朝點爲南原教授辭不獲赴任所伊時
南原府使待之甚薄及 中廟改玉復以弘文著作
召實正德元年丙寅也公承 召赴京之日府使
出見于客舍因請印出書册公招胥吏問之曰本館

有冊厥耶晋吏對曰校書館則有之而弘文館元無
矣府使白癜之人始知其玉堂學士赧然謝罪吾公
少不介意還　朝後務為覆護由是人服其包容器
宇焉 右家狀
孝憲公立　朝六十年初為李克墩所斥為沈貞
所忤終為陳復昌所嫉或乞外任或辭內職求遂退
老以郭泰為師法自號曰知止者盖前後知幾之先
也時乘竹輿時扶鳩杖往來觀水亭與山翁漢叟
雜坐談笑愛　君憂國之誠則必發於篇詠廉潔覺
雅之操則彌篤於期耋京野衿紳莫不歆艷 右家狀
孝憲公曾守礪山之日郡傍大路無物接賓故則必

釀酒法其酒旨且嘉也名曰壺山春其方文一本尚留礪山一本亦在本孫家狀右㕘十

壺山春方文

将釀一斗米則別用米五升五番百洗浸水經夜細末篩過以冷水六椀半作粥候冷預以好麴細末一升出暴六七日分其半與眞末二合同入米粥作酒本過六七日以米一斗番洗如前蒸熟作飯候冷以冷水十二椀及麴末曾所分置者五合和句於舊本新飯釀之六七日後用之

世傳此酒礪山所釀箇々清烈終始如一其他則雖依法醸之色與味皆不如礪山蓋以水味不同故也然則其所作此酒於礪山者亦可見格物之一端也

孝憲公每於出宰赴任之際新迎馬只三匹也蓋公之所乘者一馬而母與妻各一馬故時人稱謂之三馬太守後人或有拈此出題作詩 右家狀

孝憲公於羅州遞歸時監司別使軍官暗要中路搜探駄裝則只黄䴷一石而已遠邇聽聆莫不竦然歎服 右家狀

孝憲公雖高爵高莊栗自持而與鄉人處隨問詳答功不存矜高之色只以義理上謙言從容提撕而已常戒其子弟曰爾曹以惠人濟物爲心若侵人妨物

之事則一毫不接於心術可也手書馬援家訓一通以貽之鄉人至今稱之 右家狀

孝憲公平日地倅來則趨出大門外迎拜而送歸之然至於入官府望衙門必下馬恐懼若賤人焉或者曰大臣處已無已太過乎孝憲公曰我士民也彼士主也不以貴加於士主者士民之分也 右家狀

聞欽之先生徵授礪良成七字句　朴訥齋祥

先生小子道相須兩地榮枯聽大爐南國百年同素物秋風五馬獨亭彌紫泥　恩命元　明主白首丹心信老儒自分不才無日起釣舟隨意泛西湖

題洗心亭　朴訥齋

壬申春祥家告 經惺覲省光州還京道出
礪良下主倅宋先生欽置酒餞行淸州判官
柳君沔未至仍索韵得五
十六字簡于欽之宋先生

漫山雨意未全消滿壑晴雲漲似潮一樹梨花簷外
發數行楊柳檻前梢客浮大白窮投轄君酌貪泉笑
盡瓢南國百年同出處渭河齊力瀉阿膠

和欽之先生季子益恂詩　　朴訥齋

深山巨澤龍蛇蟄釋氏抱送光映地十五翩翩富文
史揮毫鮫淚凝滿紙詩句搜來造化窟分明鬼神圖
驅使天縱之聖畏後生況我區區豈易彼代隼秋雜
毛盡赤驥子早已無萬里人間實少萬金散學術又
誇趍庭鯉大科終能拾異等才名直出班散騎吾家

於此愧生豚累月妄置鞭笞裡老彩已具人所達沾
泥絮肯着細賦書籍欲付王公孫首同壼山愁欲醉

宋判府事壽資　金南窓玄成

浮世何須限十旬千年應閱碧桃春元精常駐藥無
補至論有稽龜來神崇獲新躋台鼎亞從旋踵行見
聖明親選知南極天低處一點祥光是老人

過耆英亭故墟有感　金秋潭友伋

聽說相公致仕年君王賜宴此林泉圭菴主莭臨
花底高氏蓮帷時都事高雲掌鋪陳倚水邊三尺盡屛摸勝事耆英宴享時畫出其勝狀一時瞻望擬群仙豪華去盡遺墟古烟
時惟聞哭杜鵑

次韻

李杞泉喜熊

昔日今時隔幾年繁華遺跡付流泉耆英堂破青莎
呼覩永亭頹碧磵邊清德由來疇佐匹功名成後頹
廷向誰知事業曾如許惟有深林啼蜀鵑 崇禎九
年丙子暮春

判中樞府事兼 世子貳師宋公墓碣銘

我 中宗朝湖南森溪縣有賢大夫宋公諱欽字欽之事母孝居官淸位登崇班年踰大耋而終今距公卒之歲 嘉靖丁未適一百三十有七載矣公之七世孫命賢以其親命來示公事蹟一通圖所以表其墓者拯謹受以閱之遂爲之窃歎曰公之名德之盛如此而尚無數尺之碣豈後裔之負耶公淸白之所遺也謹按公之先新平人高祖玄德判司宰監事曾祖龜 贈兵曹參判祖處殷禮曹正郞 贈禮曹判書考可元文昭殿參奉 贈右賛成妣河東鄭氏生

貟彌周之女公以天順三年己卯三月十三日生成
化庚子登司馬弘治壬子釋褐入玉堂爲正字值燕
山昏朝退處丘園以訓誨後進講論經籍自娛壬戌
丁外憂服闋除南原敎授　中廟改玉復以弘文館
著作　召還歷博士修撰司諫院正言獻納兵曹正
郞全羅都事司憲府持平爲母夫人年高乞外連補
竇城沃川郡守順天府使礪山郡守又入爲司憲府
掌令諸寺正議政府舍人嘉靖甲申陞通政拜全州
府尹移拜光州羅州戊子入爲承政院承　旨己丑
又出爲潭陽府使在邑奉母之外妻孥饋妾位[illegible]
寠遞歸之日家無儋石所至輒以廉謹有[illegible]

賜前後七承　王音所以褒寵之者甚備壬辰　中
廟令政府選啓廷臣清節表著至老不變者以叅賁
道元紀及公應　命〻陞元紀崇政公嘉善移長興
府使　特下諭奬之甲午拜全羅監司時母夫人壽
九十九歲公上疏陳情乞歸侍養　下諭曰方面任
重不可輕遞而為養懇辭特允所請公時年七十七
矣歸家孝奉不離母側寒暑不脫冠帶膳飲必嘗而
後進母夫人百有一歲而終守喪盡禮處熱祀事不
替朔望至於先祖忌辰必叅不以老懈國人稱之戊
戌拜漢城左尹　特陞資憲歷拜兵吏曹判書累度
上章以老乞退　上允之而令本道優給食物辛丑

特拜議政府左叅賛公感激 宸眷詣 闕肅謝旋
即乞骸 上賜酒於慶會樓南門又令本道給米豆
四十斛公奉箋以謝肩輿出都三公以下傾城餞于
江頭故事政府堂上非得 旨不得出城是日三公
令舍人詣政院 啓稟 上許之亦異數也賛成金
安國叅賛權撥刑判柳仁淑舍人宋麟壽金魯撿詳
羅淑諸公皆會其餘亦皆一時勝流也有公自述紀
行一録癸卯又 特陞崇政拜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時宋圭庵麟壽按節本道就公別業搆一亭名
之曰耆英會十邑牧守設宴以賀之丁未十一月十
五日考終于里第壽八十有九明年戊申正月禮葬

于所居縣舡防山坤向之原　上遣禮曹正郎李瑛致祭其文畧曰惟卿性本温醇行篤簡潔處已無枉裕以學術所履戢肇羙聞弘多磬悃補闕儀肅鵷列愛日心長屢乞南符樂在恭志皓髮斑衣竟遯荒野頤神保閑公之平生蓋具於此云安貞敏璿判銓請趙文正金冲菴諸人不次擢用而以公及潘碩枰並薦己卯禍後自號知止堂其意可見也居鄉敦尚禮讓砥礪名行出門下為名流者甚多梁學圃彭孫其一也嘗搆亭臨流扁曰觀水自為詩并序以寓意屬而和者如蘇退休世讓金慕齋安國金河西麟厚林石川億齡李休叟文楗及圭庵公聯為鉅編炳琅可

玩公嘗曰昏姻論財夷虜之道士夫家所甚羞也故
子女皆擇寒士之有行者而嫁娶之此尤人所難也
夫人河陰奉氏監察寅之女生於辛巳二月二十一
日卒於己亥十一月十六日亦葬于紅防山丁向之
原有四男一女男長益悅 贈兵曹叅議次益憬公
州牧使次益恂叅奉李益惺女適生員鄭宗護憬與
惺無後恂有二女今累世而蕃行者皆長房之下也
多不盡載銘曰
業子嬰兒之啼伯起尊桓之知蹠傳東門之退潞
公洛社之會曠世義事公實兼備自致者人全畀
者天予以見 國家之享嘉美止公一身之英華

吁嗟百祀風韵莫嗣我銘其丘用闡厥幽 崇禎
紀元之後五十六年癸亥月日坡平尹拯撰

知止堂宋公行錄

公姓宋諱欽字欽之號知止堂系出洪州之新平縣鼻祖丘進文科判官寔生裔散員寔生義明主簿寔生讓正順大夫判典客寺事寔生玄德通訓大夫判司宰監事於公高祖也曾祖諱龜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祖諱處儉通訓大夫禮曹正郎 贈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考諱可元交昭殿參奉 贈崇政大夫右贊成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妣河東鄭氏 贈貞敬夫人生員彌周

之女皆以公貴推恩贊成公世居靈光公以天順己
卯三月十三日生成化庚子司馬弘治壬子釋褐拜
弘文正字歷著作博士修撰移司諫院正言獻納兵
曹正郎全羅都事即成化辛酉也弘治壬戌遭贊成
公喪甲子服闋拜司憲府持平出爲寶城郡守正德
庚午七月自寶城擢差沃川郡守旋以親病辭歸自
是又連典七邑雖未詳其拜罷年月而以其見於文
籍者言之若順天府使則正德辛未以清白 賜鄉
表裏甲戌歲大司憲崔淑生等上劄請褒清白吏
命三公六卿各薦其人工曹判書安瑭 啓曰在官
人則宋欽朴祥爲最宜加褒奬於是公以礪山郡守

又　賜鄉表裏吏曹判書宋璘又以公及溥昌郡守
金孚　啓達　上命兩人不計瓜滿臺諫侍從隨闕
擬望乙巳春在礪山又以清白　賜鄉表裏丙子監司
金璐又以礪山郡守宋欽長興府使金延壽潭陽府
使朴祥廉謹奉公馳　啓公入拜[illegible]判書
舍人特陞通政職承　旨嘉靖甲申以全州府尹又
廉清白　賜鄉表裏是年八月以羅州牧使赴任丙
戌監司李思鈞馳　啓羅州牧使宋欽自為光州府
薄賦慎刑廉謹已著民有去後思又　賜鄉表裏[illegible]
曾經光州牧故也己丑潭陽府使時監司[illegible]
以清白勤謹人民安業上　聞於是又　賜鄉表裏

壬辰政府又　啓長興府使宋欽清白自少至老終
始如一癸巳　命特陞嘉善下書褒美同年九月擢
拜本道觀察使兼巡察使明年甲午以鄭夫人年逾
百歲上章乞歸乃　許遞朝夕左右修盡志养之樂
凡三年丙申鄭夫人下世壽一百一歲公年齊七十
八歲公哀毁葬祭如禮廬墓三年一不到家戊戌冬
閏二月政府吏曹同議抄選清白吏公以前監司洪
檢詳李彥迪等五人俱與焉　命加嘉義階上京謝
恩從仕丑月以左尹上疏陳情請解職　上許之
是年特拜資憲大夫擢陞兵曹判書受職還鄉俄得
暑癨之症而病寢九月以久未還　朝命遣戒何一

言遣臣中樞判書宋欽清簡老猶不改上下皆知今
物連續題給以示嘉奬之意庚子又拜吏曹判書終
不就戢而築亭於舡防山下龍巖川上名曰觀水以
爲往來棲遲之所一時文章名卿成遯齋申騎村諸
公多有篇什以詠之辛丑正月拜議政府左參贊二
月入都詣 闕謝恩旋即乞骸 上敎曰卿之淸德
與年俱邃予甚嘉之故除卿本職勿辭姑留又 命
賜酒于慶會樓南門未久又詣 闕陳 啓乞歸
上賜對公扶入 欄前 上溫諭曰近來貪風日滋
廣恥道喪除卿本職者欲爲表準於世而卿陳情甚
切故黽勉以從矣公耳聾不能詳聽 上使注書示

其草册及罷出又 下諭本道給食物暨米豆四十石諳 闕上箋陳謝拜辭于光化門外 上遣注書諭以勿謝乃肩輿由東大門出南伐原則三公二相三宰皆出餞前例政府堂上非得 上旨不敢出送故預令舍人 啓禀家 允時以久旱禁酒只將白飯牛頭以餞之牛頭乃祈雨祭膳肉也是日公卿俱送者甚盛而與金慕齋安國權忠定撥柳判書仁貴宋圭菴麟壽尤一時名賢慕齋爲賦詩以贈別曰撥晝膺恩眞出異傾朝祖餞更爲榮清風不用憑圖播百世爭聞汗簡名公至高敞乃跨馬還家其氣力之康健又如此癸卯七月特陞崇政大夫拜判中樞府

事上表進謝時李權按道會延邑十守宰別搆廣廈
爲設大宴以享之名其亭曰耆英盖所以尊高年而
亦祗承 聖主禮待之意也又賦詩以賀曰湖海維
靈有我侯一生氷蘗著淸修 王恩稠疊連慶賞孝
意紙深數乞卅架揷二三千卷帙年高八十六春秋
耆英亭上成佳會移入丹靑萬世留一道士民莫不
聳觀傳誦以爲罕世盛事後五年丁未十一月廿五
日考終于家壽八十九遠近咸驚嗟訃 聞輟朝市
遣禮官致吊祭賻賵如例以日月葬于郡東舡防山
先塋下負艮之原官庀也配貞敬夫人河陰奉氏監
察寅之女以 天順辛巳三月生嘉靖己亥十一月十

六日卒享年七十九葬于舡防山丁向原有四男一
女長益忱兵曹參議次益標公州牧使次益恂進士
叅奉次益惺將仕郎女適生員鄭宗謹益忱有一子
碩果監察碩果有一子曰獮虎工曹叅議有四子一
女子若先仁先五衛將興先斗先女古阜郡守李邦
柱其後孫頗蕃盛多業文學而惟斗先之孫世奎以
武科曾任瓦署別提仁先之外曾孫丁敏道方為備
邊司郎廳益標無後益恂有二女益惺有一女皆有
子姓竊惟公性質溫醇操履簡潔襟度軒豁不拘小
節裕於學術長於才諝早登科第歷敭華顯而所樂
不存焉雅有斂退之志且為覲便養每求外而去無

一年在　朝終乃休官歸養克著孝義人莫不賢之
其為治理公平精密尧有茂績吏民畏愛錄用語秘聲華著
洋溢而清操彌礪中外咸服道臣卿宰迭相薦　啓
恩賜絡繹寵擢隨續階為一品職判樞府於是子孝
子廣吏合為一傳清名耆德冠冕士林歷數　國朝
名臣罕有如公風烈猗歟休哉同時左叅贊趙公元
紀亦以清白著名三被寵擢位至一品先公十四年
癸巳而卒年七十七行知中樞府事李公賢輔嘗為
覲起愛日堂於禮安所居既又休官退去後公八年
乙卯而卒年八十九公族姪叅贊公純嘗築俛仰亭
於潭陽所居　宣祖初休官退去後公三十六年壬

年而卒年九十其清操苦節並名一世懸車高蹈後先相望而享有大耋同在一門吁亦異矣余惜公事行無傳乃訪得其世系履歷於後孫仍綴以聞見爲論著如右俾後人有所考云歲丁卯李冬完山李選述

孝憲公 成廟壬子拜弘文正字值燕山朝退處丘園壬戌丁外艱甲子服闋除南原教授 中廟改玉後入玉堂矣今考芝湖公所述行錄中有大段差誤履歷序年也蓋丁卯秋芝湖公備使本倅沈揖覓送孝憲公遺事云故本孫門徒瀛奎與齊賢命賢等倉卒之際未克詳示其履歷序年而只自隨問隨答而已不意翌年春得見此錄則次例逕庭有若仕進於燕山朝矣越已巳聞芝湖公三在檬長命賢躬致匪所奉稟事實得蒙印可爲叉改修奮先捐逝千古大恨孰加此武後之覽者俾悉其曲折焉

新平宋君命賢自湖南來訪講習之暇手致一册曰
此先祖知止堂遺蹟也年代已遠子姓零替至今僅
存家録闕行状無以昭示後人惟歉事務而圖之余
以衰病久廢筆硯辭已乃修蹙容而進曰斯固聞命
矣如以數語綴卷尾以命賢區區之望也余嘗觀文
公大全集間雖辭人述行之文而必畧叙其意以貽
之正類宋君之言者可爲世法遂不敢更辭盖知止
公之仕適當 中明二聖之朝以孝愛事親以廣白
事 君又以大耋引退優游川巖之間克終其天年
篤行請節卓然名世次第俱見於 二聖褒諭之書
誄祭之辭與後一時諸賢所贊詠則遺風餘韻炳炫

簡策蔑以復加其將何待於述行之文而始可昭示後人耶且聞宋君欲徵惠於館閣巨公爲追謚之舉所謂大行受大名者其又舍公而奚先哉抑惟宋君委巳儒家思所以光大先烈不特狀謚諸事者庶幾身存心飭躬卒有成立以稱知止公之後余日拱而俟之時崇禎丁卯仲冬日潘南朴世采書

請謚行狀

公姓宋諱欽字欽之洪州之新平縣人也祖慶殷文科禮曹正郎考可元文昭殿參奉以公貴正郎贈禮曹判書叅奉　贈右贊成妣貞敬夫人河東鄭氏生員㣧周之女公以天順三年巳卯三月十三日

生于靈光郡東井閭里自髫齔已知為學稍長文章
蔚然若老成人名譽日盛成化庚子登上庠弘治壬
子釋褐補槐院選入玉堂為正字如寒暄慕齋諸先
生無不愛重托以道義之交值燕山昏朝棄官南歸
考槃丘園以訓誨後進講論經籍自娛者七八年壬
戌丁贊成公憂喪祭一遵禮制服闋除南原敎授
中廟改玉被召再入玉堂序陞至修撰歷司諫院正
言獻納兵曹正郎全羅道都事司憲府持平出為寶
城淡川礪山郡守順天府使還拜司憲府掌令議政
府舍人是時衆賢彙征公與慕齋冲菴並被薦拔未
幾己卯禍作托以有老母屢辭除 命遨遊江湖自

兼知止堂其意可見也嘉靖甲申陞通政拜全州府
尹移拜光州羅州牧使戊子入為承政院承 旨已
丑又出為潭陽府使蓋鄭夫人在堂年高公不能久
仕於 朝每乞外補歷典南邑者為便養計也然其
在官旨隨供親之外絲毫不營私妻孥未嘗溫飽賦
歸之日家無甔石儲 中廟朝命選廷臣清節素著
至老不變為衆所信服者政府以參贊趙元紀及公
應 命公方為長興府使特 命陞階嘉善別 賜
奬諭實嘉靖十二年癸巳也是秋拜全羅道觀察使
時毋夫人壽九十九歲公上疏陳情乞歸侍養又
賜批諭特允所請公自是不離親側左右扶奉寒暑

不脫冠帶膳飲必嘗而後進尹夫人百有一歲而終
公八袠之年守喪盡禮躬執祭奠哀敬兩至國人稱
其孝戊戌拜漢城府左尹特陞資憲拜兵曹判書移
拜吏曹判書以老乞退章屢上 上許之而令本道
繼致廩粟盖以其淸簡退老故用異恩褒嘉之也辛
丑 特旨拜議政府左參賛公感激 上眷詣 闕
祗謝旋即乞骸 上賜酒於慶會樓南門又令本道
給米豆四十斛公奉箋謝 恩肩輿出都公卿大夫
傾城祖送于江頭觀者嘖嘖稱歎如漢時疏太傅焉
癸卯又特陞崇政判中樞府事公老不行但上箋遥
謝宗主養獜壽按節本道就公別業爲搆一亭名之

白者奚邀傍邑牧守十人設宴以賀之亦勝擧也丁未十一月十五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九翌年正月葬于舡防山負艮之原官庀喪事遣官弔祭如禮配貞敬夫人河陰奉氏兵曹判書礪之孫也亦享年七十九而卒有四男一女長益恍參議次益憬牧使次益恂參奉次益惺女適生員鄭宗護憬與惺無後恂有二女獨恍有子有孫至今蕃衍不絶云公之卒計今一百五十載矣凡公之歷數中外展施勞績與夫嘉言善行之不可泯滅者靡得以詳幸而五六代後孫掇拾遺事裒成一錄然間多疎漏猶未能闡明無遺憾矣獨其氷蘗一節卓絶倫比前後治郡五受

表裏選於通朝只取二人而公居其一 王音廣霑
終始惓惓榮逾華衮昭戴簡冊真可爲百世之師而
遺風有足以廉貪夫至若事君而盡忠愛之道事親
而竭孝养之誠出處隨世道之污隆交游極一世之
名賢公之德行至此而無不備矣古所謂仁者必壽
大行受大名者其又舍公而誰歟恭尚不敢虛辭揄
揚厚誣知言君子謹撰其梗槩論撰如右以請易名
之典 乙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呈
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賛兼禮曹判書知 經筵
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
館事 世子右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朴泰尚

謹狀

肅宗大王丙子七月二十四日政　贈謚孝憲公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行迎謚禮

謚號備望

孝憲

孝貞

簡敏

禮官

吏曹正郎李益壽

執事官

務安縣監金坽

興德縣監朴宗發

青巖察訪柳鳳章

丙寅丁卯年間朴定齋泰輔倡發追諡之議至

于乙亥冬朴判書泰尚製進諡狀丙子七月明

谷崔相國錫鼎判銓鄭兼文衡議諡備望入

啓蒙 點

諡宴扶助記

本道監司金萬吉都事李顧晩本郡守洪璛羅

州牧李寅燁光州牧朴泰恒咸平倅李彥經茂

長倅李相周務安倅金玲昌平倅李壹高敞倅

羅重器興德倅朴宗發昆陽郡守外裔丁敏道

及世誼之家羅州居羅掌令𣝕羅海判晩咸高
敞居金安陰履泰綾州士人梁之勣等八人靈
巖士人梁處中等五人各助大小汁物俾成享
禮于宗孫道亨家

諡從賀詩　　前郡守吳命說

先生應運作學得聖人風廉道涵仁德純心蔚孝
忠文章猶炳煥爵位已登崇　賜諡恩尨大賢孫
別有功

次二首　　生員李益馨

知止堂空後猶餘君子風廉淸宜作憲誠孝自移
忠世曠洪恩重人亡煥號崇文章將不朽吾道亦

多功

明公何日致爲臣林下當年見一人令德平生曾
聞孝淸風千古憲夷貧莫亭昔被需雲降泉壤今
加雨露新驀事人間知有待賢孫誠意感 楓宸

次　　　　　　　　　外裔李日三

先生知止日山水即淸風鮮鄭專廢俗彝 朝盡
獻忠人心前後慕 天寵古今崇有裔追先烈明
時克闡功

次　　　　　　　　　進士朴泰初

吾東有大老無讓伯夷風進退觀貞吝 君親竭
孝忠聲猷綿益著 贈典久猶崇貪懦亦知戒先

生牖後功

別韻　前持平羅晛榮

先生清德冠當時功業猶堪撰白碑　哀贈蕭條
輿望鬱　聖恩隆洽美名隨天官領　命者新慶
業與臨門煥舊祠盛蹟祗應輸竹帛小儒何用載
於詩

次　外裔尹淳

見得分明又識時後人稱頌勝豊碑居官幾貢清
名重　褒典今加美號隨研易既傳康節學妥靈
宜配伯夷祠嵬嵬德業平生蹟盡入吾公讃詠詩

孝憲公門人錄

叅贊宋純 字守初潭陽人立鄉賢祠

校理梁彭孫 字大春綾城人己卯名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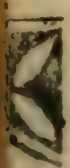
修撰安處誠 字久叔順興人己卯名賢

生員金孟碩 長城人儒行傳家

生員宋錫賢 字國老靈光人名見己卯錄

先生以講討經術自娛者退處丘園之實迹而又於安久叔詩曰南國有賢師規模後學資因此推之先生乘重當世師表儒林則門下從遊之人不為不多而年代久遠家狀散缺莫知某某矣惟此五人之名今據古籍中所見而附錄于后

孝[illegible]公門[illegible]孝錄

古人以榜中多賢士為宗而觀此榜中諸人皆馳名於當世流芳於後代於焉

可見一時人才之盛考官掄選之精也
入此榜中者豈不與之有光乎茲抄京
野名類而本道則咸正收
錄以要世義之講偕耳

成化十六年庚子三月三日生進試 試官徐居正魚世謙

生員榜

崔連孫 字子瀜 居南原　　成希顔 字愚翁 居京

羅煥 字章甫 居羅州　　洪貴枝 字芳叔 居羅州

李昌壽 字仁老 居全州　　宋誠 字誠伯 居興德

徐補 字善叔 居南平　　李惟清 字直哉 居京

安瑭 字彥寶 居京　　趙球 字嚳鳴 居京

高荊山 字靜叔 居橫城　　金宏弼 字大猷 居陝川

姜鶴孫 字聞甫 居京 二　　白孟堅 字不磷 居京

卞經之 字國脉 居京　鄭仁謙 字士二 居全州

柳順汀 字智翁 居京　金延壽 字而康 居京

進士榜

李鰲 字伯魚 居京　俞好禮 字勿翁 居咸陽

閔壽譆 字伯益 居京　安應世 字子挺 号月窓

朴摯 字華叟 居光州　朴增榮 字希仁 居京

崔河臨 字鎭國 号恭盧堂　崔亨漢 字停卿 居光州

曹浩 字浩然 居昌平　南孝溫 字伯恭 居京

南忭 字叔懼 居京　沈龜達 字彥珎 居善山

羅慶源 字世華 居羅州　梁瑞瀜 字子瑶 居南原

鄭光國 字彥忠 居京　李昌瀜 字纘甫 居京

柳濵 字子清 居京　金崇祖 字禧之 居羅州

吳世昌 字蕃卿 居京　丁承祐 字綏之 居靈光

羅顯 字燕善 居羅州　李愼意 字子誠 居光州

閔善 字仰之 居京　崔貴淙 字浩仁 居羅州

朴以恭 字禮叟 居光州　安㮨孫 字成夫 居公州

弘治五年壬子四月日增廣榜 成宗二十三年

姜叔突 官至吏議 居京　成世純 諡思青 公居京

梁自海 字宗漢 居南原　孫澍 字汝霖 官至參贊 居京

鄭鶴 字雲程 號新堂 居善山　柳續 字繼翁 居京

鄭光弼 字士勛 居京　崔淑生 字子眞 號忠齋 居

韓亨允 字愼卿 官至刑判 居京　申澄 字子省 於燕山

李世傑 見死於燕山居京　李希舜 字師聖居京

趙世輔 字國老居京　安彭壽 字國老官亞禮議居海南

朴以寬 字子容居光州　朴權 居靈光

權達手 字通之被殺於燕山居咸昌　洪潤德 字熙夫居京

李先蕃 字茂叔牧隱玄孫居京　趙舜 字春卿官亞吏議居京

鄭希良 字淳夫號虛菴

龍巖祠宇舍享祭文

成廟在宥泰運方亨天地脈氣山河送精於皇哲人生此南國邦家之楨士林攸式萬事忠孝一心誠敬在邦蓋臣在家亦政簡在 王心踈遲館閣將毋來諗廿載外服胥筍迎舡米衣勝彩推吾不忍用熙厭載陽春有脚麻民猶草宣 上德意偕之大道乳我黔蒼餘事廢白 聖主嘉乃璽書賜七爵以德崇秩馳正卿視之若浼勉遂高情稽首 禁闈乞身江湖東門供帳風繼二疏綠野休致栗里田廬賢伯承命優老禮賢耆英一會光動山川堅鎮雅俗清風洒

世廉貪立懦於千百歲為世師表思翁所稱苦操至行衆賢是證司業去國蓋在風下猶彼時賢謂可祭社翊茲盛德尚闕俎豆文獻無徵吾黨愧懼瞻彼森溪觀水遺址先生杖屨昔所遊止行路指點一方起敬頹亭忍廢程纂罙深得其面勢有廟翼然尼賢父子曾茲揭虔盛名高風異世同徽並焉腏食其禮則宜肆涓吉日以舉禋儀多士得依斯文增輝桐鄉物色釣遊其丘同陟降止啓祐後儒　崇禎再巳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奉安時咸平縣監權以鎮製

壽岡祠宇別建上梁文

泝真源而同歸既祠合享之所求神道之晉安可無

別設之規棟宇維新欂珮斯聳恭惟先生南金美價
壯斗高名修己治人之方本諸經術忠君孝親之行
得之天資清標烱寒露之氷德象藹和風之座歷敭
華貫早著鵠立之譽累丐專城盖伸烏哺之願朱衣
全勝於彩服幾弄老萊之雛素履不染於脂膏頻留
壽春之犢惟行誼蔚有令聞故　聖明累加榮褒位
躋崇班曾無起樓臺之地年當大耋遂陳乞骸骨之章
龍樓餞送渙九重之殊渥崔津供帳萃一時之勝流
揚司業之某水某丘宛然吾童子所蹤太傅之知止
知足皆曰賢大夫哉斯謂進退之裕餘豈非踐守之
篤實德爲師表金思齋之藍稱亭擁耆英宋圭菴之

盛舉嗟警欬之奄閟潮輿刑而寢遐宰樹荒墟觀水之遺躅不泯儒林亦學泰山之仰慕深增廣貪立懦足想砥礪之節象賢崇德誼闕俎豆之儀肆焉腏食於龍巖所以增光乎松老異世同調信道德之不孤一體精禋認覡覡之相得茅蕝位置之有礙奈此祀典之欠當瀋臺出自武城禮固讓於言偃考亭生於庚戌世則後於伊川雖當時序座之初意有所在顧今日將事之際恐或靡安托神交於同堂亦必嫌左右之差間奉靈儀於別廟有奠如彼此之俱宜龜食允從於人謀鳩屋同淹於時絀山川互揖審面勢於測圭木石爭輸運意匠於授矩成之不日重構複屋

之渠々来者如雲圓冠方領之濟々奚徑輪奐之美
美々寶帷序列之同慾禮與義而並行地因人而增勝
何妨饕餮之分饗政覺數仞之彌高水活森溪疑分
建溪之派峯秀朗月恍接霽月之襟章甫無歎於展
識鄉里亦為之起敬茲效大廈之燕賀載資脩梁之
暈飛拋梁東扶桑晴旭上簾櫳龜山美蒲得今古吾
道千秋一脉通拋梁西石作高臺護與堤別有詠歸
沂上興一庭槐影蘸前溪拋梁南千家井落隱烟嵐
前川花柳曾遊地勝迹猶傳野老談拋梁北羣巒削
立千層玉乾坤淑氣此蜿蟺胚毓人材皆正直拋梁
上天宇澄淸列宿朗吾心本自配高明浩氣從来在

善養抛梁下飛甍突兀臨平野升高莫厭自卑先迺
掃治平功一也伏願上梁之後櫳題永完菁化丕振
遺風餘韵歷千祀而揭虔感德淸規儀四方而作則
庶啓牯於後學俾追踵乎前修　壬午二月十九日
南陽後學洪禹翊再拜謹稿時爲和順縣監

壽巖新祠宇移安祭文

瞻彼森溪君子之鄉有山峩峩有水洋洋鍾英毓秀
篤生俊良惟公忠孝天稟超常雍容之質碩膚其相
居鄉醇謹待人周詳所學詩禮不屑詞章早決科第
大闡文場取之伊何玉署南床中遭不辰歛跡班行
誠在知止嘉名揭堂諄諄誨人啓其面墻　聖朝改

王作墊旋歇烏臺鳳閣乃翺乃翔次第晉秩鬢玉腰
黃公嘗爲眷恩脫名韁籲　天前後較日短長桐鄉
八州晝錦榮光由符而節懋召之棠壯咼享儋鶴琴
採彰　癃隆紫璽澤遍炎方覲壽近顧綵服歸庄八
褒居憂孺慕毁傷居官氷蘗有白于　王王乃寵擢
聿置巖廊躬纔赴　召志已遯荒諳　闕拜辭傾
朝遠將香山庄計疏傳歸裝遙謝　恩命峻階閑坊
箏亭觀水于彼舡防　優老盛典道臣鋪張耆逌迭
壽賀詩揄揚龍卧未幾鳳歲遽忱一老不遺斯文將
喪多士協謀配祀龍岡三賢俎豆一軆烝嘗隣德不
孤序列有妨新宇改建某丘之傍扶攜依憩衣冠所

歲將服靈座已舉脩梁丹楹奐輪粉花趍蹌尊罍淨潔黍稷馨香涓吉揭虔款挹芬芳瞻依有所典刑不亾遺風立懦永世難忘尚冀精靈歆此椒觴 壬午五月二十六日自龍巖移安于壽岡 時綾州牧使南正重製

壽岡祠宇釋菜祝文

忠孝至性簡潔素履淸風苦節百世仰止 壬午秋丁任判書陞制衣時莅在本郡

壽岡祠宇記

我 中廟朝湖南森溪縣有知止堂宋先生以篤孝純忠淸節高標受知 聖主表儀朝端當國家亨嘉

三倉亭天佑令德之鄰偉然為一代名臣歿後百有
餘年至 聖上即位之九年癸亥我明齋先生銘其
墓又十四年而至丙子歲朝臣有列先生德行以白
著 上曰是於法當謚其令太常考典稽行以孝憲
應命 上曰可越四年己卯邑之章甫為之廟亭
於其鄉既又以為同鄉有竹谷李先生其名節風韻
實異世相符遂用並而享焉於是先生之七世孫命
賢既感 聖朝不世之恩又知人之慕德久而不怠
欲遂因而為愈久不泯者乃與竹谷先生之玄孫耋
鳩材伐石致之廟庭來請明齋函丈前拜而進曰願
得粗叙廟事始末刻之石俾後人有所考焉惟先生

幸教之於是函丈已倦於筆硯旣無以副其志願則
遂退而謀於得中曰函丈之文旣不可得廟碑將中
已乎且奈何得中曰噫惡可已也惡可已也且我先
祖學圃公嘗師事先生矣追誦遺烈慨然永懷玆事
之闕實同子憂然而稱揚傳信旣不得於函丈則誰
敢詎當命賢申前說不已容愈感意愈切已乃起而
言曰抑有一焉函丈旣銘墓碣矣苟能因而述之可
免於僭亦所以奉成先生今日意也子盍勉之得中
到此義固不必辭亦其懷私有不欲終辭者遂敢按
其碣文據而記之以致其謹於竹谷先生則述其家
狀而折中于丈席以致其直焉知止堂先生諱欽字

欽之天順三年己卯生成化庚子登司馬弘治壬子
繹揭入玉堂爲正字燕山昏朝退處丘園尋敎授南
原　中廟改玉召入方任以論思授以言責而以母
夫人年高爲養乞外每暫入旋出凡二十餘年之間
入爲政府舍人者一政院承　旨者一而其出而莅
郡者八所至輒以廉謹　賜表裏前後七　王音
褒寵甚備壬辰　令政府啓選廷臣之淸節老不變
者以參贊趙元紀及先生應　命命陞嘉善拜長興
府使特　下諭奬之甲申拜全羅監司時母夫人壽
九十九歲上疏乞歸養　許之時先生亦年七十[illegible]
歸家不離側寒暑不脫冠帶膳飮必嘗而後進母夫

人百有一歲而終守喪盡禮不以老懈國人稱之戊
戌以淸白與李聘壽俱與抄選拜漢城府左尹又歷
拜兵吏判書累上章老乞退　上允之仍優給食物
辛丑特拜左參贊詣　闕謝即乞骸　上賜酒於慶
會樓南門又　令其道給米豆四十斛先生奉箋謝
肩輿出都三公以下餞于江頭故事政府堂上非得
旨不出城是日三公令舍人詣政府　啓稟　許
之癸卯又特拜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時宋圭菴
麟壽按節其道訪先生別業構一亭名耆英會十邑
耆宴以賀之丁未十一月十五日考終于里第壽八
十有九明年戊申正月禮葬于縣地　上遣禮部文

以祭之平生梗槩稱揚略盡至於當時諸賢唱酬之作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不可殫記而金思齋詩曰爲愛先生德器深畫前元易幾窮尋閑中探得无中象酬酢方知體道心於此可以想見其深造黙契左右逢原之氣象矣安貞敏瑭判銓建議明經術有行義之儒嘗石次擢用與趙靜菴金冲菴諸人並薦己卯禍後自誦知止堂其意可見也居鄕敦尚禮讓砥礪名行出門下爲名流者甚夥我先祖學圃公其一也旣引年而退乃臨溪而亭涵詠自娛扁曰觀水旬爲詩并序以寓意如蘇退休金慕齋林石川金河西李休叟諸公相與屬而和之以道其尊尚悅服之意

若

朴訥齋所詠南國百年同出處之一句尤益驗

矣先生嘗曰婚姻論財夷虜道士夫家所羞子女擇

寒士有行者而嫁娶之此尤人所難也竹谷先生諱

長榮字壽卿以正德十六年辛巳生于羅州竹谷里

自幼聰明英秀已自成人八歲丁外憂能哀毁盡情

奉母夫人命從諸兄學母夫人訓導甚嚴正一日與

兄弟出浴前川還以魚進母夫人不悅曰魚非我所

欲却而撻之自後先生斷不出遊定省之外不離案

頭惟恐小違慈命不待敎授文思日長開口語輒驚

人及長沉潛經義至忘寢食於義易工夫尤邃消長

之理象數安玩觀理無蘊發於辭象者不待究索而

浩〻理達滚〻不竆嘉靖庚子登司馬戊午以明經擢第入槐院爲正字兼知製教辛酉拜北評事時母夫人年踰耋遂辭官而歸壬戌乞養咸平縣甘旨無不給喪葬堇免飢寒而已癸亥丁内艱守墓三年哀毁成疾而猶不懈遠近志學之士聞風坌集先生嚴立課條又手書學戒以論之其畧曰大而三綱五常之道細而一事一物之理無不備吾方寸之中即大學之所謂明德中庸之所謂天命是也又曰一或不謹於隱微之中則一毫之差終爲千里之謬又曰行其所學之實則有背墻開牖之益無買櫝還珠之失云〻其正大門路縝密工夫可槩見矣丁卯佐幕海

再尋入爲成均典籍戶曹正郎又連宰長興咸陽光
州星州丙戌以繕工監正魁重試陞通政翌年丁亥
出守襄陽府己丑四月二十一日病卒于官壽六十
有九以是年月日葬于靈光郡地靈峯高先生詩以
誄之曰文字巖山公後世兒孫無地托餘財又曰薰
德餘生寧復日曾山眉宇盡難摸爲時賢所歆服如
此云性本元介不肯與世俯仰故仕不違才學不展
時論惜之天資醇粹器度寬裕雖家人未嘗見其疾
言遽色平居無所癖好惟耽嗜書籍非疾甚未嘗廢
課不以產業嬰心雖朝夕屢空處之怡然居處衣服
樸陋難堪而不形於辭色前後屢典郡邑氷蘗之操

愈薦觀察使書其考曰淸如伯夷曰秋毫不犯遞官翌日貸粮於隣〻人曰昨日罷官今朝乞米淸苦已甚矣與曹南冥奇高峯吳德溪梁松川師友講磨至老不怠有一妾先生歿貞信自守後遇 國恤乃曰妾事大夫亦忝食廩祿遂素服素食以終三月有側室安氏其夫旣歿服潛入室自縊以殉于以見先生刑家之一端麟趾爲關雎之應詎不信歟嘗贅居于靈光郡南山里其葬亦在郡地故子孫因家焉粤初己卯之知止先生廟享蓋合享於龍巖八松尹先生之祠而以序列有妨歲壬午别建廟於壽岳而移奉焉其竹谷先生並享在戊子嗚呼古人之能砥礪名

行顯於時而傳於後若此者非徒生質之美有過人
者抑其學問充養之功有非後人之所可及後人之
所以廟而享之者非徒致其尊賢尚德之誠而止也
蓋亦將為觀感講習之地以承夫先正惠後學之意
也近世祠廟之設甚廣而講習之道或無聞焉絃誦
輟響幾於到處皆然得中窃愧而懼焉朱夫子記崇
安縣胡文正趙清獻二公祠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
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
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方將日與諸君從容俯仰乎其
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
今日邑人君子之為是惓々其意豈不在此耶入廟

門而展拜肅心容而周旋考斯記而見兩先生忠孝之德清白之操與其遵禮立誠自治之嚴如此油然而起好善之良心凜然而激貪懦之逸志然後相率而入於講堂之中執經問難精思熟講反之心體之身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則可以無負兩先生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今日之尊崇先正亦不至於徒然而已講習之功興學之效自我南土倡之丕變一時回徇之弊深有望於邑人君子爾　崇禎紀元後再辛卯月日瀛洲梁得中撰

遺稿後說

孝憲公年代已遠子姓又替而 朝家文獻足徵者尠家藏舊藁蕩軼於兵燹今欲記實傳後將何有所據也然而失今不圖則今之菫遺存者必久亡至於泯沒是實徵家之勢固然也玆敢窮搜於瑣錄叢話去疑取信仍舊補新列次編序越丁丑冬就詢于茂長賜谷金丈命煒氏以其木鑄字印出數本固有奉質乎西峯席下則 先生曰不但編序之失次也至於題目之文集者亦不是於卷軸之末全也於是乎手自改正析節分條以孝憲公所製之文弁於首篇以時賢所和之詞降行一字置于 教旨若遺事與夫後人撰述則別錄附錄綴尾於下篇然後特書其題目曰知止堂遺稿 先生手澤尚新鳴呼諳我佑我惠我之功德眞百世不忘者故畧敍焉

紀止堂遺稿跋

吾國之湖南殆類夫中土之江東山川之佳麗及育人物者冠於八路就中靈光號爲大郡傑然魁偉之士代不絕焉昔余從弟務博之鎮彦陽先人嘗謁郡之森溪翁遺蹟知本郡多豫門江右中之塋仍門以聞鄉以里閭之像其風氣所然

矣之及今五十年宋君命賢以余爲
息菴之同心故亦一册子與其七代祖
孝憲公遺稿也其思孝無所退
讓爲風雨之家著者傑方之鍾經
剛之禍古今仰羣而宜乎望映本
濃激磯機倏詞君爲而國之竇
史所業也我作其世業好古能無
顯揚之人久矣而易君之謙辭乎

學子夏文章朴宗之高如春韓後緖歟
在陽此之式平去逢之也者於萬五十
年之後而況淳耳勤道以之人士只恨
吾生也晚未及從錫於森漢唐英
之助者議說乎寒功者無之傳
親也嗚呼宋君能多寫我此錦書
而為垂杖勝之側一動一靜也思而以
意亦不能為之多而有條裕者耳

雖而為其寡口郭陋無似於古所謂
治平之時皆不爲而如有纔之歸
郎仍合余先入考社十四年設仕
而疏不肖收拾先世遺稿屬考英
於子未及詳正之而人命也乃叙而
編爲稿焉以托不遇之痛且告此幼
川楊宗出生事業之後之勤矣
與先人無思知野性嫌且感知勤不但以

固之固也今余先生追思其生爲
家之日爲同書家之望夢中之游
雖然乃加歎深更又拘其挑揚激発
人摸寫路刻及其它風樓龐記退與
學于吳先生孝亂高物乃致而拜得
得也族祖秋江公之採文君拘任集
伏求於為寫思年學雖然先生出而抒懷
乃集而成此一卷以之中南平徐令文書

蕭文敏從有可考者皆可〻一映旦
念澄留西宋系諸賢紙製長孫命
陳孟柳弟族祖亦出於郡畢使君弟
金陵公詩曰危知後仰高中郡侯
紀定花尚帶身是毅哭〻也云
昊此獨恭贊於孝憲族姪門人
方享年九十孫於詩境吁亦盛矣
中閩郡大兄吳長詩郡出為官毋奴

於二乃孟文之旨如見者居郭多儲
南極之而網無難並耀於當世
之鄉中兵付丁寧人曰真乎南韶
嗚呼中出乎余之心之見永言乎